

通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二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定興王世家

定興王張輔字文弼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
王驍勇善戰多智筴其仕而當元之末季積討
賊功遷至知樞密院元帝亡與其主遁於沙漠
洪武乙丑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氣俾
以裨校從征卜漁海子哈喇哈之寇以功授濟

南衛副千戶又從破平虜粉紅帖木兒畧定抵延州而還遷安慶衛指揮僉事明年從楚王征永順散毛諸洞又明年逐北虜之侵邊者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敗虜於黑松甲戌從征野人諸夷鹵獲多進都指揮同知遂為霸府元僚 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王首佐謀畫奪北平九門三日議師所出咸欲南王曰為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後可以安意南遂輕兵圍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并

擒其將毛某送北平移兵取遵化夜從敢死士坎墉而登守將拒戰復破斬之遂畧密雲至永平皆戮其精甲以益師還率所部從 王南下進覆其衆獲二將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王請卑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王曰彼衆而囂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 王顧王而笑謂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諸徹侯名將皆就縛斬首虜三萬

級獲馬二萬疋復從 王敗安陸侯吳傑軍輕
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辰抵大寧鼓之午
凌其堞斬大師朱鑑復致其精甲益師還救北
平突騎往返若風雨遂大破曹景隆之衆北平
圍解復從攻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諜
報曹國公收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
矣 王與諸將謀之王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
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 王悅悉師而
往至白溝之三日而景隆來戰王以麾下馳之

挫其鋒大軍乘而大破之殺僂數十萬追擊至
濟南圍其城不下還取滄州獲其將徐凱進攻
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鏖 王率數千騎繞
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十迎 王死戰得解王
不知 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
王亦中創而沒 王收兵不見王哭之慟謂諸
將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
良股肱耳復哽咽不已諸將皆泣不能仰視遂
以其兵屬輔輔時從主軍中噐宇偉壯顧盼有

威容既居輔喪墨衰飲泣從事進攻東平搗沒
上轉戰靈壁入泗州取揚州渡江定京師論功
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信
安伯食祿一千石 予誥券世襲而追王為特
進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居二歲 上謂功臣
淇公福成公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
有所恨乎二公頓首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賞
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安敢獨封公而玉
之子輔頗自積戰功今者尚稱伯位諸徹侯下

語未既而 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
歲祿千五百石世襲改給誥券又明年而安南
叛命 上怒拜成國公為征夷將軍統大兵八
十萬征之 上察知輔沈雄有膽力諸老將皆
不如遂拔為右副將軍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晟
佐成公而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兵部尚
書劉儁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等
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成國公病輔代總其
師亡何成國公薨輔遂進師發憑祥度坡壘關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前集 四
三
三
馮燾前驅至隘留關走其衆三萬遂度關檄季
犖父子二十罪深入抵鷄翎關謀傍有伏卒殺
兵搜之悉遁進次富良江北嘉林縣別將由芹
站西道至此江府新福縣謀知左副將軍以雲
南兵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之輔用
法嚴所至皆整謐秋毫無犯交人感悅其三帶
州守帥鄧原等來降以賊情實告謂賊有東西
都及三輔郡皆籍富良江而固其北岸為上城
城與柵連凡數十餘所南岸悉國中舟艦列於

江外設捍木護之其偽東都守備頗嚴密列象
陳柵內两江士民悉發號七百萬勝兵者不能
什一欲以老我師輔遂移軍三帶州招市江口
伐木造舟以進師 上知成國公薨即命輔為
征夷將軍而諭之曰昔者開平王遇春北討卒
於軍而岐陽王文忠代之遂鼓諸將滅此殘虜
將軍努力毋使岐陽獨專美前代也輔乃遣驃
騎朱榮擊賊於嘉陵江北大破之輔等行視諸
城獨多邗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濠

外復為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為雲梯夜蠓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闔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遂進兵搗西都季犁急焚其宮室倉卒遁入海分兵破生厥潭合二江之援卒於是三江路宣江酒江諸州邑皆望風皈命輔自往江渚進兵悉薄其諸寨獲首虜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賊別將胡杜聚舟中盤灘口輔使降人陣封襲敗之追奔至閩

海口盡獲其舟遂畧定諒江東潮等大破季犁兵於魯江獲大艦百餘斬其虜首萬級溺水死者以萬計還兵救鹹子關大破之於富良江斬其大將以下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黃江抵閩海口季犁父子夜遁輔自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乘漲亦集季犁父子走乂安遣都督柳升以舟師追之輔與西平侯循舉厥江進至自南州竒羅海口獲季犁及次子 衛國王澄於海口山復獲偽主蒼及梁國王芮等將相大臣

檻送京師盡平其地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
千戶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物無筭行
求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為交阯布政
司設衛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振旅還京師論功
進封稱英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賜誥券冠服玉帶上宴之奉天殿製詩歌以
賜之褒稱甚至明年季犛之黨簡定復叛僭號
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晟討之敗績上乃復
命輔帥師會晟致討時有陳季獷者起兵以應
簡定而自號陳王後與旋相推重定稱上皇季
獷稱之越王改號曰重光勢強甚輔首破其喝
門江柵進平廣威州走其將軍黃臣釗等大兵
出鹹子關破賊於江鹵斬以萬窮追之抵太平
海口大破其酋帥鄧景異鹵斬甚衆走景異而
季獷使使來告系故陳王後興滅繼絕唯上國
圖之輔怒曰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
陳王後者詐也且若已反矣即真陳王亦僂不
赦梟使者首以徇麾兵由福城江轉入神投海

窮追之於美良縣山中獲簡定及偽將相陳希
葛等檻送京師伏誅復破賊支黨偽王阮師
檜等二萬餘盡覆其衆上召輔旋師時季獮
鄧景異等竄海島獲未悉也乘輔之歸即囂衆
復反使使乞降上授以布政使叅政偽若款
者而蠶食鄰境自廣且不已於是季獮與景異
稱皇號大虞上乃復命輔討之大破賊於常
月江俘斬數萬復破賊黨黎等俘斬亦如之再
破之於神投海生獲大將陳磊等千餘人遂進

逼土黃縣賊少保潘季祐以其衆竄可雷山遣
子獮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察副使領乂安
府事於是賊諸將帥守令皆請降尋與黔國公
合兵於順州與賊阮帥者大戰於愛子江岸輔
策為先進薄其左軍破之都督朱廣等復破其
右軍遂盡獲其戰象并列將五十六人鄧景異
以其腹心路暹蠻昆柵輔追之羅蒙江身越險
捫蘿而上抵其柵景異復遁至叱蒲搃破其南
岸柵飛矢連中其脇遂擒之盡獲其餘黨景異

創甚不欲行磔之函首京師季獷以其家屬走
依南靈土守阮茶彙輔師追之則以前走老搃
遂斬茶彙以狗輔遣都指揮師祐以兵追之老
搃懼請縛季獷以獻既而匿之遂克其三關縱
兵大搜以蒙冊南麼之地生繫季獷及其妻妾
子女復遂得其身偽相國驩王季搭及姊偽公
主諸大將阮帥等無一遺者悉檻送京師磔
於市輔與黔國公改建瀆夷之地曰升華思義
四州悉降將增置衛所振旅朝京師賜

白金三十斤寶鈔二萬錠文綺五十襲尋以征
夷將軍填交趾輔用兵持重有遠畧於賞罰必
信貴將黃中持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即手刃之
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復有叛寇陳同
湖與清化磊紅蠻合而作亂輔皆捕誅自是終
輔任惕息莫敢竊發矣上率六軍北討召輔
前後領左掖兵而進止機宜皆密取輔決最後
窮追絕大漠無虜上與諸將計所嚮輔奮請
曰願假臣萬騎騎給一月糧必為陛下殲此虜

上壯之曰休矣吾不欲久勞師師旋至榆林川而不豫遂崩召輔受遺命諸軍悉受節度時輔有女弟為皇貴妃而女復侍東宮仁宗即位冊為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輔羊二百羶酒五百甌白粳千斛時大行喪服滿禮部尚書呂震請釋從吉而朝楊士奇止之不獲蹇義具二議以請朝上素冠麻衣出見群臣獨英公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上服上召士奇等慰諭之曰吾始見震䟽心疑之士

奇沮而後決張輔武臣而禮依之何六卿之不

若輔也以輔知經筵事監修文廟實錄亡

何仁宗崩章皇帝即位知經筵監

修昭廟實錄亦如之頒賞金幣為群臣冠

漢王高煦將反樂安心憚輔而使所親信人枚

青入約為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之輔即執以

獻上鞠之得其實而會樂安之鄉人李御史

亦來告變上謀討之謂輔曰機事一以付卿

輔對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為也願假臣輕

騎二萬星馳為陛。下縛之來。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即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賜予優渥刑部奏決重囚命輔同五都督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詔讞而釋之囚之有審自輔始也輔威名轉盛而久握兵上乃解其柄使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朝夕參論治理賜璽書褒諭以古三公之職望之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賚白金百兩繡麟衣一襲銀鞍馬一匹亡何免

常朝俾以朔望入侍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腴洽正統初仍知經筵監修實錄凡王被賚如宣德時加號翊運佐理而久之中貴人王振握內秉張甚於群臣無所不凌侮獨禮重輔輔亦折節侍之正統己巳振挾天子北禦虜也先強輔行然不使預軍政輔老矣嘿嘿不敢言從至土木死於難時年七十二追封定興王謚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而襲輔爵久之憲廟閱騎射於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賚金

帶白金五十兩寶鈔萬緡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大傅 孝宗勿

知 經筵事監修 憲宗實錄錄成進太師

兼太子太師 賜如前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

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武

宗初復知 經筵事監修 孝宗實錄錄成

賜如初以老乞解兵柄 賜璽書褒美白金文

綺寶鈔朝朔望懋為公者六十六年為太師者

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 經筵監修

國史十主 恩榮宴郊祀 宗廟多遣代行富

後為東第冠後庭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

壽七十五贈河寧王謚恭靖而生平無它執能

以敦重善為儀而已後萬曆中例奪王爵子欽

嗣未幾卒子崙嗣崙卒子溶嗣溶長八尺而恒

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與奉

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 經筵監修 世

穆二廟實錄 穆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

久之 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餘子元功

嗣

弇州外史曰王始事亡胡位掌武自拔歸明積伐而冠霸僚復識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畧可稱也輔之雄武宏筭信威荒徼僭爵九命冠秩三台赫赫具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握憲之豎身膏草野夫豈耄昏使然抑亦居不賞之地筴固宜爾嗟乎數也誰能違之不然懋遵何德而貴富壽考令終顯融至此也

宣平王世家

宣平王朱永者字景昌河南之夏邑人其先日明以戍卒隸北平至子真而從文皇帝起

義積功至中都留守司指揮僉事父謙調邊戍與虜接角鬪戰者三十餘年自守備至叅將副搃兵遂為鎮朔將軍總兵於宣府其官自都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伯歲祿千石予鐵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宣府功名畧相埒然謙勇畧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牖

下以功名終贈少侯謚武襄永偉軀貌舉止
顧盼有威容虜之挾上皇而過宣府也謙出
謁俾院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
之上皇數目屬焉景泰中永得嗣謙爵奉朝
請上皇自南城復覩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
非宣府食我於門者耶永謝不敢即日召侍
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以對不為浮飾往往稱
旨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大將亨而內疑厭
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曳分領大營禁兵
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殿
寶刀玉竿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上
崩以屬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
大事俾率兵治裕陵方中總神機營兼領三
千營兵馬掌右軍都督府事詔修景泰時制
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營益以諸道操卒永復總
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久填甘肅永
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
已久在事能為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

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為有古
范燮父子風荆湘大盜劉千斤召和尚等作亂
永以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
討之尚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住戰而
石和尚已降尚書圭破其衆永病已始縱兵搜
巢穴斬首鹵薄九百餘俘千斤等又敗之於古
路山捕執千斤子聰等百餘曹籍其符印貲仗
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獲級至萬餘遂
進封撫寧侯增祿歲百二十石北虜亂如恩蘭
寇掠大同永復以平胡將軍大出兵拒之虜退
走進號如父讓而加佐理字并階勲追封及三
代虜阿羅寇延綏永以平虜將軍與左都御史
王越擊之擒斬首虜數多鹵馬牛羊甲械以萬
計降 勅即軍中 予世侯留填三邊它虜復
屯柳榆莊諸處出沒為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
多 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論諸將士功於是
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賊十一人斬首二
百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沒者六百六十四其勝

負雅不相當顧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人矣而今又欲益遷三千一百二十人於格太踰濫 詔乃弗予尋入侍經筵再錄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時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遼東巡撫陳鉞報建州虜結三衛入寇為邊患請討之王越知虜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叅帥焉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鉞遂大發

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斬首捕虜以千計馬牛羊十三永進封號保國公直鉞皆大有遷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直異而更媚之會虜犯延綏永遂為平虜大將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偵知虜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謀使永將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各二馬從它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而其至延綏虜已悉餘衆遁去一亡

所獲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廕錫踰等而永無功自如始大愧悔事直愈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功 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 予鐵券追封及三代復以大將軍出征虜赤思馬於大同海東山等處破之擒虜酋數斬首百三十獲駝馬牛羊數二千甲仗三之 賜世公爵再 予誥券復為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凡八佩夫將印入統六軍

盡護徹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竒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慄銳喜功名既 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直恃永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既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闡而優者阿丑嘗於上曲宴為中貴武狀者挾雙斧踉蹌而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吾惟仗此兩鉞耳而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阿丑復裝為楚歌者曰吾張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

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上為之一笑永懼而罷役出其兵會直與司禮諸大閹交惡而其所援東廠太監尚銘背之發其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而是時適各與永小閱見顏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上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方中工完進太師改領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邊徼稀警急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為太師懋領

經筵監修

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

於勛臣肺腑無三

朝有大禮歲時迭為班首

時人榮之以久疾卒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謙謚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奧援詔特予襲一輩暉長身美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畧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卒又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

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徵抵罪暉遂為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達右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永而佩盡護諸將人以為榮兵出塞擣虜會大雪虜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達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賜報捷人鈔千貫優詔獎勵班師遣中官貴人齎羊酒迎勞於路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虜首三級故敕三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

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寺相率為誣罔請罪之上難苗達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饗廟明年復出拒虜於宣府大同復有斬獲班師中貴人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即祚克皇后納徵正使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它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麒不得嗣公仍為撫寧侯數領軍府以

征蠻將軍出填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鎮破
平田州僂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
黨衆叛以不時宣 敕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
軍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填河廣
召還卒

弇州外史曰永為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整有
法然未嘗有揭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為國
虎臣者垂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
而誅不及歿而贈王子孫徹侯世世勿絕是
遵何德哉嗟乎開國之視靖難其巨小尚不可
同年而語以視宣平何霄壤也士大夫不能覩
久遠往往駭新建寧遠而忽宣平輩良可唾矣

故滁陽王傳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
日者言以其術游濠之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
之業稍饒矣而尚朱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贅
郭公為推其支干曰是命當貴翁笑曰以贅故

平田州僂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
 黨衆叛以不時宣一敕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
 車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填河廣
 召還卒

泉州外史曰水為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
 人遠出於總海裏寧遠而忽宣平輩身可垂矣
 平而詰以既宣平何嘗謝也士大夫不詣臨
 宣平開國之財散其目尚不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三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故滁陽王傳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
 日者言以其術游濠之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
 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
 郭公為推其支干曰是命當貴翁笑曰以瞽故
 未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

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瞽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精積箸隲于郭公時至傾邑而屬元季政昏弛其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之壬辰羣盜蠓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高帝自皇覺寺不能安其業獨身伏劍趨濠為門者所止以為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行巡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奇之置帳下俾長十夫且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高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高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為刎頸交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為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己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為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為孝

慈高皇后時同據濠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伯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驚而粗日事鹵畧無遠志子興意輕之直欲凌其上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輒以昧爽往子興後至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之自是多稱疾不與會

高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矣而我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心伏之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得間之均用曰郭某目中有彭將軍耳不復有將軍也均用曰唯所處之於是德崖謀乘子興出募而縛之置於德崖寨

高帝適行剽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近郊以觀其變曰郭公吾生父也其可緩乎函馳至家問知其為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

出之則虜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
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去早住稱魯淮王均
用稱永義王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使
高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
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
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
兵二萬 高帝以其兵攻下滁州遂守之彭
趙使使邀 高帝移兵守盱泗謝弗往亡何
二人爭權而閹其部曲乘而閹多創死彭亦中
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
子興勢危甚 高帝乃行金賂均用所親信
使說之曰背德不祥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
郭公閉壁不相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
欲害之不祥孰大焉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
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乃縱子興率其
兵萬人入滁而 高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
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詭 高帝者
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 高帝權奪其左右

用事者使夷於它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高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好剽掠無所獻子興益不懌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張夫人悅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其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高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高帝曰滁固未易都亦未易王也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函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為之寢會滁饑子興與諸將謀所向

高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興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為元服裝以四橐馳載物偽若行賞者將而前以襲和陽而取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明日天祐兵從別道蓐食稍後而再成兵先至薄城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門為飛橋繯卒出戰絳衣兵大敗走元師追之暮還而卒遇天祐精兵戰不利天祐麾其衆奪門入遂取和陽元帥潰高帝復收絳衣兵得三千餘人前與天祐等合大敗元

援師於北門已復敗其太子禿堅兵十萬人和陽之守遂固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眾就食於和陽高帝納之子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高帝曰若翁來吾且他往帝乃使密報子興使為備而身往見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恨我深矣難與共事高帝曰不敢有也雖然願公毋先而留部署不然後軍必爭德崖乃如高帝指而高帝方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二十里而

報軍亂遂為其眾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高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死子興死時兵不能當高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高帝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眾時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其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偽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副

元帥高帝為左副元帥時猶尚右故也

高帝怒不受而畧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江取
太平擁衆數十萬三子顧纍然北面焉其長者
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於賊死少者
以失職謀為不利死或曰皆高帝意也子
興遂絕有一女為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
高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何以有今日且
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故阻即位之元年追封
滁陽王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

六年詔太常丞張來儀為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於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
云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
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
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非女而
女高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
道而殂顧徹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
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李韓公傳

李韓公善長者濠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
文墨以笑事稱里中事推為祭酒元末劇盜起
汝穎間淮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而會
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
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聞其為
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合遂收以為
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
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
中藉持牘者為閔通顧徃徃市權而行怨使下
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
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
曰命之矣尋遷為叅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為
上謀筭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
力相錫羸者委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
稱聞子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
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
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興亦不復

強也尋子興死。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復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上悉俘取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厘厘握筭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竅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汎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擄畧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八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

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宋思顏李夢唐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無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為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叅政實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故偽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

治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
以為困而國用益饒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
善長請緩之上不聽語見徐達世家善長乃
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
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
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
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若棄屣我安能
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
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
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
軍更百官制始尚左上從容謂群臣吾以布
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宅大
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力一旦
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
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上之初渡江頗用重
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
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

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之。上御新宮，告於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為帝躬上冊寶於太廟，尋立妃馬氏為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傳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

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鉄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劓繁治剗和輯軍民各靡怨謠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平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杲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

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
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粢賜之
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菜不治
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
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
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為群牧所官
尋以善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
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
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
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
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
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
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敕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
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
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
而後奏行督南郊園立工洪武十三年御史
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

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第存義子佑相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為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為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人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

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

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南又預議文臣贈封廕叙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

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酬善長群臣奉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

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
群臣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
群臣固言義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
得私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伸及吉
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
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
芳為留守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
曰太祖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

用為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
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
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
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
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
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
於胡庸則猶子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
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
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

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陷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 上

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

行之即善長功胡能比蕭鄴侯哉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者常固有以心知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

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
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馮宋公傳

馮宋公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
先世繇泗徙光州再徙濠之定遠遂為定遠人
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
畧國用貌都雅動止軒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
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
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

砦以自固屬

高帝以兵畧地至妙山國用

舍衆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

為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
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
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倣仁義勿貪子女玉
帛若群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此
吾心也遂 召至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
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擐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
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

三汭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 上謀渡江國用與

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上拔采石取太平 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

衆獲之赦也先與盟挿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為其下所殺子兆先

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

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 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 上

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即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

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

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慟 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

陷太平進逼我龍濟 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

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

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張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劉福通請救上帥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殺安豐且下勝從解其圍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語見達世家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踰八月始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官宋勝領唐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敏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從

武涉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摠帥汪靈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一百八渡狗畧陽會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

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薄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永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為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

為周王孺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璽書慰藉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與議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官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窺伺為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兩淮總兵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邊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朶朶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哈刺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為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

軍獻馬且窺虛實勝已隃金山至女直苦屯降
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分其衆為
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
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
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
請降勝使藍王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
明兵盛乃指天嘖嘖曰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
率數百騎詣王約降王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
哈出別酌所携酌釀王王讓之先納哈出即先
飲復酌釀王王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納
哈出讓弗肯衣王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
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時
在坐勇而踈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
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
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
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
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
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

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獲遺車四萬五千輛馬數千疋傷痍及老弱二萬四千餘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筭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筭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訐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

還京

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

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如調東昌等處胡騎下雲南按行永寧戍僉山西平陽諸郡邑兵大同屯牧還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為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

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以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為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譴廢可也嫌死不

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今世知六王不知六王之為韓宋二公而後不王者作李善長馮勝傳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四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傳穎公傳

傳穎公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穎州礪山中為大盜李喜喜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官闕躡關隴轉剽入蜀常為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王珍玉珍疑之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為別將忽忽無

所展聞高帝舟師伐江南而歎曰此吾主也
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竒之俾為別將
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
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盜
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徼之禁江口友諒死
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
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
賞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
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為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
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畧衡州襄
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
將任亮還師淮東克秦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
援兵於馬驢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帥竹貞於
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即吳王之元年而友
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来冠勢張其
友德度兵寡不敵詞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
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
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

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卧搶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叅政命以麾蓋鼓吹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叅議李飲冰二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冰等裸二醜上怒皆黜之而喻友德曰若探甲胄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為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復召諭友德曰漢高帝角項羽而彭越別從山東始汝其弩力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追至伏而廻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東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

北諸隘掩其殘卒獲馬千六百足牛羊八千頭
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從狗定中山真定
皆下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
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
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
孱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
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
王逐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
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塵臺逼臨洮降其
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騎扼其
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
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
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
畧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
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
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
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
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
居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
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
慶友德為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
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西伐必悉
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
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
不在巧遲勉之友德疾馳之陝集諸軍揚聲出
金牛而潛使人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兵出
陳倉攀援巖谷晝夜兼行抵階州守將丁世珍
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人斷白
龍江橋自固友德督兵修橋以渡拔五里關遂
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
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
文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
體艦成遂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大尉吳友仁
等撤瞿塘之守兵以援漢州至則友德已大破
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士曰援師至不憂也破

大亨奪其膽矣親督勁兵迎擊大破戴壽壽走
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出戰以巨象戴甲士
前列友德勒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壽兵
躡藉死者亡數而會副將軍永忠德木牌書率
所部直前破扼江渚進逼重慶其偽主明昇降
壽等聞之乃籍府庫倉廩反縛詣軍門得士馬
三萬分兵徇州邑之未下者克保寧執吳友仁
進京師上大悅曰穎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
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

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為薄未
厭云是時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
推勞諸將臣別為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
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
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
元將失剌門突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
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
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破
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

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嘗踰
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德為前鋒虜
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
還軍填平北上疏言便宜五事其一謂漕粟須
轉般至長蘆則河間之卒運而抵通州北平之
卒運之入省永平之民自雅洪橋陸而運北平
者道頗遠為通清河涑水故道便其二流民越
境為邊患不淺宜招撫安輯給以種具復三年
便其三古北等隘舊以民守一夫應役二夫給
之費夥而不收實效宜發兵千人代之戍便其
四關外新附丁口貧宜給衣糧厚卹之便其五
北平郡歲供億大軍久宜有以紓之便之上報
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
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
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
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
重無筭其衆縛以降上將下雲南命友德
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闕梁因兵

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見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獲士馬以千計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為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騎步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

軍白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并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水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仡佬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

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筭勒兵至白石河與相距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歡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徹侯曹震等分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

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為陣蠻糜集友德鼓士騰奮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首靄翠亦降雲南悉

平時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窳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 詔友德王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填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 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 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 賜米千五百石以 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 召還京為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 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

其部落駝馬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為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搃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不一失。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真王。虎變龍從。不虛下策。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

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喑鳴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滇策其曄曄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藍王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藍涼公傳

藍涼公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身身頽面有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

高帝 帝亦

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瘦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足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封雲南轉戰平之事見穎川侯傳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

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
木兒在捕兇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
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
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
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
而僂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太保奴
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王遣精
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
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
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
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書寶
王金印聚其鎧伏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刺
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
捷聞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王比之衛青李
靖王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
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嘍喏且久乃改封
涼國公而鑄其過於鉄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

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
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
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
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
上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
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王
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畧西番罕東之地王兵入
罕東欲大畧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
帖木兒反使王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
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興王以計誘縛其
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
諸衛且請籍民人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
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王兼太子太傅意
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耶王
故恃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
民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王執御史笞而逐之
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
入上聞之不善也王有間奏請不盡聽退而

謂所親 上疑我矣遂謀反為錦衣指揮蔣瓖
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
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
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
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
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魏國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表忠傳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也父曰中山
武寧王達首佐 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

勲德為諸功臣冠配饗 廟廷始娶張夫人以
不宜室卒 上為特繼謝夫人首舉公公生而
白皙秀眉豐下及長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
止儼雅中山王數填北平留公宿衛御家家衆
肅然 上故心噐之 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
祿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於背
有間 上命公奉 手詔道迎勞俄而王薨又
三年而為洪武己巳始 命公襲爵魏國公
賜誥稱揚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

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尋以 皇太孫允攸嫌名
改今諱明年 賜公與諸公各黃金三百兩白
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
鳳陽賜第以歲時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為衛
復 賜鈔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
練山東河南卒 詔公仍於太倉支歲所受祿
五千石而還公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
兒乃兒不花與其部衆隸 燕王軍中有異志
為告者所發 上密 詔王訶實而 命公以
詔往公之姊 王妃也於是悉得其實與王合
筴併其黨與悉捕送 闕下戮之二十九年國
子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黻不為甄別高下
無以懲勸 上命公率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
其文執分別送吏部詮用公勛臣也 上知公
有文故特寄之人以為榮 高皇帝崩 皇
太孫即位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肺
腑領朝班曹公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傅
文皇帝為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 王屬尊而

功高有武畧擁強兵朝議憚之會王歸而留
 次子高陽王待命於邸欲藉公為耳目公謝
 絕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燕
 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上
 亡何燕師起以誅君側為名諸徹侯兵往攻
 之相繼敗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當往時曹
 公有公卿間聲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然公
 一意扞圉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迫
 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為內應公確然不
 撓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門公猶與常開
 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為燕公
 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於是錮之私第尋逮下
 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為
 仁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為公請久之上追思
 后不已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欽予故
 公封還其舊所削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而
 今上皇帝詔悉錄為建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
 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外史氏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 妃
第也毋論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 故主即革
命之際小一移志為曹公所為業以元舅居上
公備心肺疇能易之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
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為令子矣 文皇
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令
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 先聖 後聖其一揆
哉雖然亦可以觀天道焉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五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浙三大功臣傳 劉基于謙王守仁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群讀書過
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元
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之一日而返之
即闇記如流其人驚而歸基笑曰安所事書書
不在吾腹耶授瑞州之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

碩有人倫鑒見而謂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基為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強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檢案盡得其陰私前檢官以罪去噉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入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為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遁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携飲湖亭沈醉乃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為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帖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所赦計獨其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使陰賄基基卻不

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賄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擅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情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家理沙曰先生自負何若而與匹婦共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悉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杭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笑曰生平惡方氏

張氏刺促狐鼠而今乃效之耶會 高帝已下
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乃
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 高帝而會
上使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
毋為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
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十八
策 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
之俄偽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
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惟擾不決有請背城
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
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為起入內趣
召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曰先斬主
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 上固問計安出乃
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
夫取威定霸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何也
上於是決筴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酹
基基弗受時 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
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

之何為遂不拜 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
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
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馬往友諒果遁如基
料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
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其所見其方青雲起
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曷
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
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
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
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
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倚所坐胡床 上
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 上固
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
賻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
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
甚迎基入衆即帖伏基為移書諸屬邑俾固守
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塋畢

輒為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最爾方氏不為。竇融當且為田橫，而方氏亦素畏基，卑辭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文忠時為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耳。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京人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漁生，謂士誠密通且富而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基畫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又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耳。而會友諒復攻圍洪都。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

其於破友諒策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
基 國事謀斷弗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
領之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
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
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
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
在三日 上為傳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 上
大悅悉以所傳囚付基緹歸里熒惑守心群下
皆惴惴以 上且有誅侈基密奏宜下書罪已

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 命

基諗滯獄甫決而雨隨注時基最為 上所信
嚮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昞寵相軋猶時
時念故元君欲為元弱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
德請及時娛樂侈大宮闕以明得意 上出以
示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昞色動心怨基乃使
其腹心齊翼巖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昞先坐
事誅司天臺災翼巖遂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
皆取 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 可者 上怒

面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梟指狀磔於市 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頌劉伯溫也時丞相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為 上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且汝忠乃足任此基叩頭曰為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為室憂 上乃解一日 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為衡而不以已與乃稱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叅政胡維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毋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恐孤 陛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吳愞惟庸

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請於基得緩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 可基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僂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 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會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

上再 幸鳳陽不能無畫繡意建為中都而銳

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謂 上中都曼衍非

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

大封功臣 手詔叙基勲伐 召赴 京師

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

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

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

伯之半非所望也又明年復 予告歸里基既

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亦優詔答

之時及天象與時務 宜嘗為 上陳甌閩事
蓋甌括之間有隙地 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
魁為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檢
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
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竇基時使子璉上書奏
之而不先白中書省胡維庸左丞相攝相事啣
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為墓不得則
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弗問復請
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

入朝見 上不敢辨唯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
言歸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
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蒼生何遂邑邑不
樂以至屬疾惟庸覘 上之念基急乃陽為好
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
胸中如拳石間以白 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
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
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其 上卒以生平所習天文
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 之母令後人習也

又為一書大畧勸上以

刑祈天永命

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

要害之地

宜宿重與京師形勢相絡授

子仲璟曰

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

敗則上

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

敢言遇天下利害果勢壯不復反顧而揣摩事

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

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温吾子

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最後思禮亦

漸薄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

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

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

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

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

門使遷谷王古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

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

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

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

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弇州外史曰世以誠意伯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相率為神鬼之說傳之徃徃過實天官家言誠巧合命中矣然不明其所繇授死而上之中秘雖其家亦無習者世所傳皆謬以故余盡絀之不錄大較誠意伯之為人磊落慷慨不愛其竒以佐英主男子哉至明哲保身之微視少伯子房小讓矣百餘年而人主思之三推德而復故封抑何篤厚也同誠意伯薦者章溢亦至御史中丞著績方面葉琛守洪都死事宋濂為學士承旨掌故侍從有聲基之文與濂等而材過之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而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

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
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
贈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頎皙美容止七歲僧
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若此兒
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
事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掎之方詎攘間
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
僉事瞽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
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不
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
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
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
宣廟前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
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已弗如也
按江西辯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
挾和買為市廛害謙復按懲之一方若滌頌聲
滿道歸復偕錦衣官校搜捕官河之匿私離者
謙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州漢

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
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
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 賞鈔幣與大臣同火
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
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
郎無治河南山西奉 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
三時人榮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
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錘糴民粟
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
下尤利糶舉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
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清河
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
亭亭有長豎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
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
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
徃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
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
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

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它措署多遂署為甲令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畏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伏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赦我謙異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薤乾菌裹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物之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嗾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畧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

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為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柰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豕請毋煩六師。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頭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

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 王且啓王下令曰撫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于是 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 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 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 卹報許 郟王既即 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力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羸

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揔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瑄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官皆有變必反故都 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 指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

慟哭廷諍曰 京師天下本 宗廟社稷山陵

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皇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揆言太上皇帝破紫荊遂直窺 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揔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

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
伏發敗之孫鐘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
諜上皇輦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
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于謙進加少保總督軍
務謙固辭言臣以猥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疎已
出望外今虜寇未靖邊事未寧當聖主憂勤
之時人臣効死之日豈以犬馬微勞遽膺保傅
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祇承不許謙退而語人
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
功賞能無重耻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
李貴奏請遣使賕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計
言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
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
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齧我何似而可
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
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
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
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

喝抱空名不義之贄始欲歸 太上而謙之伏
禍肇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 京師拱衛
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

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

報

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

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
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
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抹馬馬士使若將大
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胡

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
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
偉誘誅為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
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群臣王直等請
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
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
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觀以解目前而得
為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
御史楊善以奉使往而 上皇返駕先朝處降

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
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
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
它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
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
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
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
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
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
之何以通滇爨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
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
則有黃省養又有獐獍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
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
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中程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雷耀霆擊靡
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
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上奉
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

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群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已城下之後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去病豈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饕養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院蔣重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為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徃徃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

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
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
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督指揮領之餘
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
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頰首而已
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快謙事裁
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驕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
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
志謙持不丁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
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
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以
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
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
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
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 辟甫御
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
人舒良王承張永等謀迎 襄王為帝坐以謀
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鞠日亨

等加鉛鑛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
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
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
修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
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其地
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
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
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
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
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
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
報甚亟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瑄侍進曰于謙
在不令虜至此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
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
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
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
歸憲宗初上疏白寃狀上憐而復其官

賜祭有云當 國家之多難保 社稷以無虞
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
其枉而 朕心寔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
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
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
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
以都督僉事鎮福建謙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
儻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
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弇州外史曰北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為于謙祠
記而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水上走何處尋
魚鱗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
登陴曰賴 天地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至大
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 天地社稷之靈 國
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 社稷為重君為輕斯
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
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為
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

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焱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不十載而旋定旌與雪偕媿矣。純皇帝之為純也。令後世思君臣矣。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脩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媪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媪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群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為更今名即能言而讀書即過目成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勝華以是竒之然為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

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它
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
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
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
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
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
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
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執文益大進而
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

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
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為謝則
宛然若覿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土
邊守仁為策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剴報聞尋
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
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賸守仁悉殺以享獄
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
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
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燿

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為古文辭名籍籍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為之役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為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徃徃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爾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為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上為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全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即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啣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

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
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
木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徃徃
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
守仁談而伏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
伏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
而摠其凡罔罔空虛他若立保甲清驛供杜巫
賽定水次免絕鎮守橫歛至今守之為甲令云
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留為吏部驗封
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
城湛原明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為文
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
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
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
理去人欲為實功搢紳之士非薦信其說則怪
之以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
用事獨竒守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
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行
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
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慮也而守仁左
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臺之類又多為之耳
目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
自知當死不肯為極言賊情實吾賞汝隸迫則
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賞之乃故為不可測意
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
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
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
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叅而身教之擊射
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至
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
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
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剋何損且兵豈不足
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佯諭諸
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懈
即分兵為三路約以同夕啣枚進中軍奪象湖

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為文撫諸賊詞旨排惻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進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酋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

人因使使諭桶岡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泃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鬢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鬢等欲歸歿而盧珂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鬢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鬢等且諭使來見大鬢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醜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餼甚設大鬢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鬢等魚貫入即僂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泃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

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感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乃為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辯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跡其始頗推鵝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呶訾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徃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弔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

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
聞 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
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
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
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
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
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
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
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
希儒自嶺外復 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
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
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
乃為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 ○
請都督許泰卻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
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取淮揚道
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旦以兵八
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
南昌所經由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

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為國至意第
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
之謀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
而縱之宸濠徼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
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
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留
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
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知
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
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蟻
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櫛中涓萬銳等千
餘人官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
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脅從吏士
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躡
宸濠宸濠時為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
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
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
來為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

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群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覲覩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

奠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
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
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
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
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
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
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恭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
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
以獻忠恭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
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
在忠恭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
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
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
曰吾出為群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
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
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
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 命乃還南昌而
忠恭等前已駁師南昌啣守仁不待故縱其卒

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
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
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
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
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
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
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為榮華尋卒守仁憂居
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
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
縱士鹵掠及得寧邱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
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
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
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
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
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
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為言之張

璉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啣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瀾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挑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摠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之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為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之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為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為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籐峽寇斷籐峽者即大籐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

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為鄉導挾永順
諸酋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
受其級鹵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
盡用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
平盧蘇等 詔賜金幣遣行人奉 璽書獎
而及是平斷籐捷上則 上以手詔問內閣
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
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璉桂萼薦
萼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而後萼長吏部聰
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
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
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
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
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杜歸度大庾而革卒於
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 上意不悅守仁
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
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傳世襲且盡停其他
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 上怒解始得

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 賜葬予祭及贈誥詞推明為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儁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為一切宗旨云

弇州生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今天下之政蘇者二十人之間首發之者以
明不以世亦不謂其朝也其言似平年耳
余則主曰以身著言與事不難不心德也
以此為一於崇首也

香山之用味善味惡者有味善者去惡者亦味
不之謂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必之謂首善首惡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六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王驥揚善徐有貞傳

文臣伯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
鹿為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
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
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
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群臣奉職不贍而給事

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無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繙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黷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柰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

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
山丹抵永昌北抵臘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
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
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
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為平
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阿台
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虜營狼山等處
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
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

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
敗及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
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無行三日夜
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
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
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暍死而任禮兵亦
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
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
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

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 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無大理寺卿無食其奉尋 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司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歿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 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揔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畧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

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摠兵劉聚參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曼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賁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陵險為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

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
而是時維摩州賊常即羅稱廣新王以叛
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
廔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常即羅
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
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
釋構請命師旋 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賚羊
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
武臣特進崇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

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 賜

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
鈔萬貫而貴進封定遠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
賞皆過望士卒 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
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
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
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
往來窺伺乃復 命驥摠督雲南軍務率都督
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 賜

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并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為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歿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摠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一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後夫六百人多散絲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豎

輒聞之以為已後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胸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侯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為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為之下兵部會法司議請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勘報 上不許然業已獎勞驥聚 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 初勒聚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修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初召為摠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為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

於南宮而驥與馬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祿餘如故數月復
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
子瑞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 嘉善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驥奉 太上皇之歲而文臣楊善徐
有貞亦封伯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
稱順天而善為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
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為人策事時年甫十七

而 文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
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

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
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 青宮又八年進右寺
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
鍾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
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貧
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
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

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
十一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
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胠不
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
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
臚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
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
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
衆愧為之止而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
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
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戇然虜始挾太
上請我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為虜
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為奉
迎計亦不與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
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
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
而詭善曰土木之役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

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為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
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
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
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
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
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
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懽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
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
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
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賚
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
攻何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
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
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
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
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

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
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
剗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
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
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
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
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
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
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
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
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糝
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 太
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
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
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
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
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

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汝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勲。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軌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踈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勲。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

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辨以巧取功名而
儉忭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
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
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
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僂而陳循等之竄皆
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為崇而李實者時以
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職為民

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
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
三即能為古文辭以其業贄都御史吳訥太子
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
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為庶吉士僅六人至十
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有貞居首命學士
王直教之上甚屬意焉居二載特為御文華
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實
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
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
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

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
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封事
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
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
人振挾上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
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邠王時
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為
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為
便興安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
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
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
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
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璽書而後發時所
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
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為建
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有貞厚其
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而

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官
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徵還 京師充 經筵

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
請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

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
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為言之 上不答國子

祭酒缺循以為言 上曰是徐瑄耶南遷之謬
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望循循

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
無何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餉道

沮而後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

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
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

汴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
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

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暨
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汴用平水勢水

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楗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惟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溶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景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駸駸用矣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

復爽耶遂與謀決南宮錮而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銜治河命則閣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上曰為我語有貞但僂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軌等埒時上既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秘閤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為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

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
糾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
以告亨亨馳訴於上謂鵬乃已僂克豎永猶
子結御史為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
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上怒曰
亨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
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
復訴於上謂有貞賢寔使之於是併下獄獄
具有貞諫廣東右叅政李賢諫福建右叅政諸

御史獨楊瑄張鵬成而九疇綺等從輕比謫矣
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情留之有貞既行而有
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
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拷窮
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詰詞續禹神功語謂為
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
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
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我且
歸而石亨益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而又二

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其寃有貞又不如寃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弇州外史曰是三伯者蓋皆材人也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興濟材而巧武功材而躁其隱忮忍割偕有陰慝然而靖遠差寬之矣不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也武功之占候竒矣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悞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

王越傳

文臣伯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補諸生長軀七尺餘風骨竒邁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恠

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
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
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 辟
日視朝覩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
都察院東濕僚吏亡當可者而越於臺事精所
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縮諸道章奏
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益藉藉尋大同有虜
警當置巡撫以其薦 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

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
吏部乃請徵越 召見便殿越故備服而短其
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
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
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
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
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
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
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

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
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
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
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
是詔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
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謀知虜滿都魯
孛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而分寇西路而
其妻子營於紅塩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
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
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
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
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
等行剽至常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
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
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
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
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
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奉同李賓

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為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為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訶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為功

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身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豔之乃謀於直以虜首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州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為直謀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

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 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揚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列大學士為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 上嘗曲晏而內伶為戲者以貴人裝两手各操金鉞恣睢前問為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 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萬七千足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 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足 詔

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後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
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
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
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儕所忌惡遂復
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
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
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
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窰梁延綏總
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
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
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
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
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
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
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
御史論紕直八罪因併紕越詔削越官爵追

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後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寨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紀直八罪因併紀越詔削越官爵追

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時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瀟侶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為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神鬼故不復持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為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酌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訶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暫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

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濬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會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凡再薦弗稱旨時屠瀟為吏部德越而中

貴人廣更之以越名上遂許之 陛見 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

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穢其行
夫以越之阿私中人啓邊釁耗國本即有功
細不掩罪何貴哉然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
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使居明世亦
可以鞭箠使哉

書